

■ 百家学院指南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A Guide to
**20th
Century
Drama**
二十世纪西方戏剧指南

〔美〕斯蒂芬·恩威·卡罗拉·沃蒂斯 著
周豹娣 译 荣广润 校



百家出版社

■ 百家学院指南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A Guide to
**20th
Century
Drama**

二十世纪西方戏剧指南

[美] 斯蒂芬·恩威·卡罗拉·沃蒂斯 著

周豹娣 译 荣广润 校

百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西方戏剧指南 / (美)恩威,(美)沃蒂斯著;
周豹娣译. —上海:百家出版社,2006.1

ISBN 7-80703-213-8

I. 二... II. ① 恩... ② 沃... ③ 周... III. 戏剧文学—作品—简介—西方国家—20世纪 IV. I1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5911 号

A Pocket Guide to 20th Century Drama ,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1,
Copyright © Stephen Unwin with Carole Woodi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帮助取得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aijia Publishing House, 2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9-2003-119号.

书 名 二十世纪西方戏剧指南
作 者 斯蒂芬·恩威 卡罗拉·沃蒂斯
译 者 周豹娣
策 划 姜逸青
责任编辑 计 敏
特约编辑 黄 韶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200032 上海市茶陵路175弄3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句容排印厂
开 本 640×935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295000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3-213-8/1·44
定 价 35.00 元

推荐序

在 2500 年的世界戏剧发展史上,20 世纪可算得上是戏剧受到各种挑战最多、其发展变化却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当我们从艺术本体的角度来鸟瞰这 100 年的戏剧创作时,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的复杂性、丰富性与创新特质。

就戏剧生存的外部环境而言,20 世纪戏剧受挑战的来源主要是新媒体、新艺术品种、新娱乐方式的崛起与盛行。发源于 19 世纪末的电影是 20 世纪戏剧遇到的第一个强劲对手;成熟于 20 世纪中期的电视以其便捷的传播手段与观赏条件给戏剧带来了最强烈、几近致命的冲击;而 20 世纪末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又对戏剧造成了新一轮的震荡。此外,在西方,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 19 世纪末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为标志的现代竞技体育也夺走了无数原本可能走进剧场的观众;而在东方,尤其是东亚,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卡拉 OK 居然也对戏剧的命运产生了威胁。这些挑战,无疑使戏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也正是由于此,20 世纪的戏剧在强力刺激下奋起变革,以更开放的观念、更丰富的风格流派、更多高质量的作品加以应对,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更浓重的印记。

就戏剧本体的内涵发展而言,20 世纪戏剧面临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20 世纪,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工业时代,许多西方国家逐渐跨入后工业时代,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以音乐剧为代表的商业戏剧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成为娱乐型戏剧的大本营,与其分道扬镳的严肃戏

剧、实验戏剧被挤到外百老汇、外外百老汇，或者挤压成边缘戏剧。然而，致力于严肃艺术追求与艺术探索的艺术家们反以此为动力，生生不息地从事着自己的戏剧实践，这一个世纪所创立的新的戏剧流派，新的戏剧表现方法是此前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这些充满活力、充满创造精神的戏剧实验往往从边缘走向中心，给主流的商业戏剧以极大的影响。

就实验戏剧本身而言，20世纪由于进一步强化了现代导演制度，戏剧家对戏剧本体的认识有了很大发展与差异，戏剧文本的基础性地位受到了重重质疑，大量即兴创作的戏剧演出相继问世，戏剧表达的直观性倾向形成了一大潮流；而反过来，20世纪的剧作大师与传世剧作之多，也是空前的。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戏剧界人才辈出，佳作频现的不平凡的世纪。

由此可见，20世纪世界戏剧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它创新与突破的驱动力。

从本书《20世纪西方戏剧指南》，我们就可以较清晰地看到这一概貌。其实，这本书所评述的50个剧本只是选自欧美国家的戏剧作品，其中大部分局限于英美两国，虽然它不足以反映西方世界各国戏剧的全景，但它收录了西方戏剧界最重要与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家的作品，因而确实勾勒出了西方戏剧100年间的轮廓。从20世纪初的写实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怀疑主义剧作到20世纪中期的叙事体、荒诞派戏剧，从80年代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品到世纪末涉及同性恋、艾滋病、种族歧视与宗教、政治种种西方社会问题的剧本，这本书均有精到的选择，一一加以介绍分析。所以，这是一本有助于我们了解与认识20世纪西方戏剧的工具性书籍。它不仅蒐集了每一个收录进的剧本的时代背景、作家简介、演出情况的详细资料，而且作者对每一作品的议论也很有参考价值。

本书的译者周豹娣长期在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

上世纪 90 年代初又在美国进修了两年，这使得她具备了译出本书的良好条件。本来，这本书收录的作家作品很多，涉及的面很宽，翻译起来颇不容易，周豹娣却不怕困难，扎实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其间所付的心血是可以想见的。为此，我欣然为她的译作写下此序。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荣广润
2004 岁末

前言

如果说伟大的戏剧繁盛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那么，20世纪就是一个明证，其丰硕的戏剧成果可谓是空前的。即便是最简略的历史描述也是以向我们表明这是一个异常动荡的世纪，而戏剧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乃在于它大胆、形象、艺术地反映了这些变化。

一个戏剧性的世纪

20世纪始于一个相当平和的开端。大不列颠在与布尔人的战争中受到了打击，而沙俄帝国亦被日本人打得震颤了。但是，“爱德华的长夏”结束了欧洲长达40年的和平和繁荣。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机械化的屠杀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欧洲统治权的战争。这一切，直到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下而停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一种对当时的社会秩序的怀疑，并由此导致了对20世纪的发展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的1917年的俄罗斯革命，以及遍及全球的民族主义、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德国的魏玛共和国从战争的混沌中攫取了能量，而妇女运动也在1920年代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当美国的工业化发展处于上升势头的时候，在欧洲1926年的“大罢工”使英国认识了劳资双方充满斗争这一事实。与此同时，新生的苏维埃沉迷于革命带来的实际果实，并发现斯大林是一个擅长于清洗和迫害给他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的领袖。

1929 年的大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萧条使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破茧而出，并使西方世界的弱化，使它第一次无力与这新产生的野蛮抗衡。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更为强烈、更为沉重。无论是纳粹德国的大屠杀还是在俄罗斯前线，世界陷入了人与人之间非人道的深渊。随着核武器的发展和使用，人类第一次具有自我毁灭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工业化生产和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和对民主的不信任成为 20 世纪下半叶的标志。

然而，1945 年是一个新的开端，英国建立起福利国家的制度，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也被提出实施。一个决心，在 1948 年的“人权宣言”中得到表达，那就是再也不能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在人类重演。然而，在苏联集团，镇压和大规模的谋杀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冷战”的到来，人们发现世界已危险地分裂成了两大敌对的核武装集团，在朝鲜半岛、在第三世界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场上、在 1962 年渐渐逼近古巴的灾难中，它们彼此争斗着、冲突着。美国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而古老的欧洲王朝却终现颓势。与此同时，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事务中各占一席之地。

1968 年欧洲和北美的革命性转变，是建立在新技术和经济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它引起了重大的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和平和爱”虽然仅仅是一个词语，但它的文化内涵却促使美国最终在 1975 年从越南战场上撤离。它呼吁青年在社会事务中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也引起了妇女社会地位的重要变化。此刻的光明乐观，却被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切断。随之而来的倒退是新右派势力的抬头。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的 1980 年代，美国和英国在对苏联“罪恶王国”的谴责

责、削弱贸易伙伴的力量和提倡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等方面,都处于一种新的对抗状态。英国在道德和家庭观念方面都企图回归“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标准,然而 1982 年的福克兰群岛之战则让人看到其沙文主义的短暂复活。柏林墙的推倒和 1989 年苏联共产主义的终结,使世界又面临着新的挑战,南北的对峙将取代东西的对抗。无论是在 1989 年的苏联还是在 1994 年的南非,重大的转折预示着一种新的、更为积极的政治文化到来的可能性。当野蛮的种族清洗在前南斯拉夫、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在卢旺达如火如荼、伊拉克向科威特发动侵略战争时,整个世界和人类不得不停下来思考! 1990 年代,欧洲和美国出现了政治立场居中偏左的政府,它试图走在自由的市场经济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折中的“第三条道路”。至 20 世纪末,在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即便有时还有摩擦,但都已和平相处。

以上重大的变化是和观念与信念方面的根本性转变相伴生的,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正是由于技术的发展、政治的争斗和人类共同经历的灾难与体验引起了这些变化。家庭,也从被狭隘界定义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而变为今日之有着多种多样不同的形式的物事。1960 年代的解放运动使得各种个性的表达合法化,尤其是在性方面。宗教失去了它的专权地位,虽然在一些地方,在世纪末的 25 年间,存在着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的发展。种族间相互交往的指导原则,也从帝国式的颐指气使变成更为复杂的政治语言政治辞令(这是人们在世纪中叶,不惜以牺牲种族的灭绝性自杀而换取来的)。妇女的社会角色有了转换,一方面由于就业市场,另一方面由于节育技术的提高(尤其是避孕药物的发展)和女权主义的吁求。心理分析的方法使人类自我认识的许多方式都得到改变。现代物理学深刻地影响着传统的科学。阶级的观念,即使在英

国也在逐渐削弱，而在国际交往所用的语言中，帝国一词也在消失。20世纪的移民，无论是被迫或自愿的，规模空前，并使家庭和社团观念削弱。国际资本主义——尽管有时候受社会民主的制约——屡经扭曲，但它仍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统治管理的主导原则。

这些思想方面深刻的变化在艺术上得到了相应的表现。以小说家而言，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这些20世纪的大师完全可以和19世纪的大师们并驾齐驱。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催生了重要的政治性艺术的产生，表现形式上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来自拉丁美洲、印度、中国、非洲以及西欧和美国等地的伟大作家们，开始了一种新的、超现实的国际主义的写作潮流。照相技术的发展激励画家超越印象主义，绘画大师帕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马克·罗思科（Mark Rothko）和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他们将绘画提升到一个在维多利亚后期完全无法感知的境地。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具有反讽姿态的后现代主义开始风靡全球。建筑家们为人们怎样在一起生活得更好创造了新的理念。电影仅仅花了20至30年时间，就成为20世纪触及领域最广的全球流行艺术形式，而第二代维也纳乐派的无调性音乐也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大众音乐。爵士音乐对美国黑人来说，是他们找到的最好的表达自我的艺术形式。最后，就像每一个人都了解的那样，摇滚音乐改变了整个世界。

围绕我们每天生活的物质世界，尤其在西方富裕国家，改变神速，并达到以往无法企及的程度。随着汽车的发明和大规模的生产，人们活动的方式迅速地改变了。无线电波将全世界

的人联系在一起,它成为新闻、即时发生的事件,甚至戏剧和音乐的重要媒介。坐着喷气式飞机旅行使世界看起来像一个村庄。1969年,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在月球上行走。传播技术将世界各地联系起来的速度之快是100年以前无法想象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工程将工作的性质也改变了,至少在西欧,传统的农民身份在这个世纪中几乎完全消失。电视和电影的发展根本地改变了人们的休闲方式(它们对传统艺术样式产生了强烈冲击)。医学和药学的巨大进步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对生活的期望值。武器变得比以往更为恐怖,虽然由目标式的轰炸替代了地毯式的轰炸,但是电视对战争毁灭场景的逼真传达带给人更大的焦虑。基因工程提出新的道德上的挑战。当西方国家面临食物恐惧症时,发展中国家却为人口增长和移民问题烦恼,以及相伴随的或因自然、或因人为造成的灾难和饥饿。

将近世纪末之际,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苏联的解体预示着一场大灾难的来临,这样的灾难将是发达国家自1930年以来从未遇见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很快又为大规模的失业所困扰。亚洲金融危机在蔓延,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复杂。一些发展中国家摆脱了贫困,而另一些则陷入腐败、气候、人口膨胀以及财政赤字,看上去正在走向贫困。艾滋病正威胁和减少着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人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主张替代了帝国主义。环境污染威胁着整个地球,其中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走向富裕,或者说在减少贫困,但是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世界人口还生活在极端贫苦中。

世纪末的世界并没有走到“历史的终结”——就像一位美国思想家所言——而未来的巨大挑战或许会在富裕的北半球和贫苦的南半球之间碰撞。然而20世纪戏剧性的冲突却在价

值和观念上造成了某种奇特的一次性,而正是这些价值和观念在进入第三个千年时的北方富国中占主导地位。

一个戏剧的世纪

20世纪目睹了剧作家的繁盛,文学大师们纷纷将戏剧选为他们最钟爱的创作手段。除了一部分大师,更多的还有来自形形色色背景的其他数以百计的参与者,他们对“戏剧是什么,可以做些什么”有着各自的观念,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工作着。他们以不知疲倦的精神和创造思想探索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戏剧形式。而将他们集聚在一起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当代的方式,运用戏剧这一最古老的艺术形式来反映和拥抱20世纪这个异常独特的现实。

伟大的剧作家理所当然地担忧自己被简单地归类于某种类型和流派。把他们分别作为个体来看待尤为重要。他们在自我特殊的环境内工作,追求自己独特的见解,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在20世纪的戏剧中瞥见剧作家们在形式上的革新和风格上的相互联系。或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被我们很宽泛地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流派。它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亨利克·易卜生和安东·契诃夫,他们的剧作受到左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说的影响。在哲学和科学上,自然主义认为人的个性和性格是由环境和境遇决定的。自然主义旨在表现普通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力求摆脱莎士比亚的史诗风格和18世纪人工匠气的影响。它为20世纪戏剧提供了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形式,其影响无处不在,屡屡会被提及。间或地,剧作家们也反对它的霸主地位,并试图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诗化戏剧中找寻看来比自然主义所能触及的更深刻的心理洞见的方式。为了能够表现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政治生活,剧作家们对更富于综合表现力、宣传鼓动力

以及史诗化结构的技巧作了新的探索。战后,绘画和文学领域的先锋派运动对戏剧的贡献大大超越了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现代主义。自然主义受到了“非欧洲化戏剧样式”的挑战,新的国际化主义更提倡风格形式上的兼容并蓄。但令人惊奇、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到世纪末,尽管有着毫不停息的戏剧样式的实验,然而自然主义却依然在整个欧洲和美洲的新的戏剧写作领域里——尽管经常并非以其完整的形式——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剧作家们需要剧团和演出的组织管理将他们的剧作搬上舞台。由此,非常关键的发展之一是导演作用的显现,他们担当起了把当代戏剧搬上舞台的责任。这些富有眼光的男人和女人组建了剧团,打开了剧场之门,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1900年,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的“莫斯科艺术剧院”成立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伦敦,巴克·维德里纳始于1904年合作经营管理了“皇家宫廷剧院”——它为乔治·肖伯纳和哈利·格兰维尔·巴克自己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戏剧演出的“家”。此外,同样有眼光的人物,如豪丽蔓小姐(Miss Hornimann)和巴利·杰克逊(Barry Jackson)发起了“英国轮换剧目”演出活动的进程;而此刻在都柏林,W. B. 叶芝和格瑞格里夫人创建了“阿贝剧院”,它成了爱尔兰戏剧鼎盛时期的一个中心。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则于1907年在斯德哥尔摩建起了他的“161座亲密剧院”;而在1920年代,V. 梅耶荷德在新苏维埃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着他非凡的戏剧工作。1930年和1940年间,伦敦的“西区剧院”在C. B. 科契雷(C. B. Cochran)和鲍蒙特(Hugh ‘Binkie’ Beaumont)的商业运作下异常繁荣;在美国,建于1931年的“集体演出剧院”专门上演别具一格的社会题材的作品。

1949年,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战败的德国废墟上创建

了“柏林剧院”；而在伦敦，1953 年琼·利特沃特 (Joan Littlewood) 的“戏剧工作室”在斯特拉特福德安家。在 1950 年代，李·斯特拉斯伯格 (Lee Strasberg) 在纽约创立了他的“体验派表演学校”，而埃利亚·卡赞 (Elia Kazan) 则导演了田纳西·威廉斯 (Tennessee Williams)、阿瑟·米勒 (Arthur Miller) 和其他剧作家们的有影响的新作。1956 年，乔治·迪瓦恩 (George Devine) 建立了“皇家宫廷” (Royal Court)，直到今天，它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上演新剧目的中心之一。从 1960 年代一直到 1970 年代，是“先锋(另类)戏剧”演出的繁盛期，出现了像爱丁堡的“穿越” (Traverse)、伦敦的“开放空间” (Open Space)、约翰内斯堡的“市场” (Market) 和多伦多的“塔拉戈纳” (Tarragon)。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合作形式的富有政治色彩的巡演剧团，像旧金山的滑稽剧团 (San Francisco Mime Troupe)、7: 84 和联合剧团 (Joint Stock)，它们带动了“外百老汇”和伦敦“边缘戏剧”的急剧发展，也引出了两种不同层次的戏剧文化，虽然它并不总是有益的。英国终于在 1976 年盼来了它的新的“国家剧院” (National Theater) 的开放；而在整个欧洲，则涌现出了一大批设备精良、全部靠资助的地区剧院，像法国的“国家大众剧院”、意大利米兰的“小剧院”以及柏林的“大舞台” (Schaubuhne)。对于依靠资助性质的剧院而言，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受整个环境氛围的诸多影响，最终还是导致了作品的萎缩。但是，与此伴随的是出现了以都柏林—伦敦—纽约为轴心的强势戏剧之外的新的声音，以及出现了一大批女性剧作家。

当然，新创作的剧作仅仅是整个戏剧活动中的一部分，最激奋的一个景象是大批传统的经典戏剧作品的重新复排、再度创作，尤其在 20 世纪下半叶，这种现象到处可见。像蒂龙·格思里 (Tyrone Guthrie)、彼得·布鲁克 (Peter Brook)、吉奥吉·

斯特鲁勒 (Giorgio Strehler)、阿里亚娜·姆努什金 (Ariane Mnouchkine)、罗杰·普朗松 (Roger Planchon)、彼得·斯泰因 (Peter Stein)、黛博拉·沃纳 (Deborah Warner) 这些具有不同戏剧观念的导演,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导演们,因经典作品的再现赢得了声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事实上,这是 20 世纪导演观的创新)。他们常常着力创造宏伟场面的效果。毫无疑问,他们对剧场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然而,经典剧目的复排也会在某些时候对当代的新作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小说和诗歌也被改编为戏剧,甚至有些构思和即兴创作根本就没有剧作家的参与。新的注重现场创作和表演的戏剧样式浮现,它们对重视文本创作的传统戏剧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影响。歌剧的创作贯穿于整个世纪,其中普契尼 (Giacomo Puccini)、雅那切克 (Leoš Janáček)、斯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贝尔格 (Alban Berg)、本杰明·布里顿 (Benjamin Britten) 等创作的几出歌剧成了最标准经典的保留剧目。也许,20 世纪最应该提及、最重要的是它成功的伟大发明——音乐剧的创造和诞生!

戏剧演出和运作的环境在 20 世纪变得多种多样。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戏剧几乎是得不到任何资助的,只有德国和法国的市政当局承担所有的责任。二战后即发生了很快的变化,整个欧洲,包括苏联,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补贴都有所增长。只是在美国,依然保持着严格的商业化运作,国家对艺术的资助只提供很少的一部分现金。在欧洲,政府对艺术的资助在 1970 年代达到了顶峰。随之,好景不长,新上台的保守政府削减了资助,他们希望看到戏剧在多种混合来源的经济状态下经营。1989 年,东欧共产主义的消失,经费削减的命运突然之间降临到原本的苏东集团身上,这证明“言论的自由总是伴随着手段的限制”。在英国,国家彩票的发行又为资助戏剧提供了

一大笔新资金来源,但是这对于推动戏剧健康的向前发展会有益吗?

20世纪见证了最严厉的审查制度,也见证了极度的自由。肖伯纳必须等待多年以后,才能看到他的剧作《华伦夫人的职业》的首演,因为剧作涉及了卖淫。布尔加科夫(Bulgakov)在他的剧作《莫里哀》(Moliere)中讽刺了他从斯大林那里接到的电话;而梅耶荷得则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消失”了。剧作家和音乐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被纳粹认为是“颓废分子”,他们的命运不是被谋杀就是被放逐。同性恋作家,像泰伦斯·兰蒂根(Terence Rattigan)、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和田纳西·威廉斯们宁可将自己束之高阁,也不愿意他们的作品拿出来被人们拒绝。曾经居住在东柏林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却被拉到美国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的法庭前受责,“享受”着与权威者的扭曲关系。

终于,1960年代的文化大剧变带来了1968年英国审查制度的废除。更为重要的是,从1970年代开始,戏剧对男女同性恋者的探索被允许。尽管如此,1980年,英国国家剧院的经理仍因霍华德·布伦顿(Howard Brenton)的《罗马人在英国》(Romans in Britain)一剧中有公开性行为而受到起诉,并且,在东欧,哈维尔(Vaclav Havel)和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剧作家被监禁和受迫害。但到世纪末的时候,整个欧洲和美国的言论自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保证,但也有些批评家觉察到了一种新的审查,即通过资金的资助与否来达到审查的目的。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尽管有着广播、电视、电影和因特网的竞争,但戏剧依然是一个重要和生动的艺术样式。为了能同样成功地反映新的世纪,戏剧需要发现更多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演出经纪人,需要他们以高超的想像力、天才、激情和勇气

献身戏剧，因为正是这些曾经使 20 世纪的戏剧成为世界戏剧篇章中光辉的一页。

斯蒂芬·恩威

2001.2.2.

前言